

岁月凝香

麦浪飘香

■张灵英

周末办事，路过郊外。有风吹过大片大片的麦田，飘来阵阵麦子特有的清香。此情此景，将我记忆的闸门再次打开，儿时麦收的场景涌上心头……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说的就是麦收时节。我记忆最深的是吃嫩麦。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灌完浆的麦子能勾起我强烈的食欲。从小麦扬花，我就开始盼着小麦快些将乳白色的浆水灌满。

嫩麦的吃法很简单，取刚灌完浆、籽实饱满的青麦穗，或直接用手搓出籽粒吃，或将麦穗放入锅中煮熟剥着吃，或将麦穗放入铁锅翻炒至焦黄后搓出籽

粒吃，或把连茎的麦穗扎成束用火烧至焦黄后搓出籽粒吃，还有一种我吃过但没见过做法的是：将麦子做成碾饅吃。

煮过的麦穗绿色发暗，绿色麦粒膨胀着外衣，散发着清香。炒烧后的麦穗香气四溢，更是让人垂涎。烧麦穗在做饭的地火里最好，一是容易翻腾，二是草木灰不至于满天飞。麦穗的主体烧成黑中透些微绿状才撒火。从灰里扒出来的麦穗儿要稍晾一小会儿，等没了火星才能去皮。搓皮的工具一般是簸箕，几经搓揉，裹在麦粒上的外衣掉落，再用力地用簸箕簸上几簸，皮随风落地，烧熟的麦粒就留在簸箕里了。绿色的颗粒上泛着黧黄的痕迹，如同点心上精雕

的花纹一般好看。不过我们盯的不是它好看的模样，而是侍弄干净后一把把往嘴里送的酣畅。莫说吃，只闻就已非常诱人了。吃完再看，两只黑手将嘴脸抹得如同着了油彩，一道一道地泛着光亮。据说，将炒熟后弄干净的青麦粒倒在石磨上碾成长长的细条，透着缕缕麦香的碾饅便新鲜出炉，若再浇上淋了香油的蒜汁拌匀会更好吃。

我小学和初中就读的学校是村东南方的牛王庙学校，从家到学校是一段穿过田地的不足一里的斜路。在往返于那条斜路的几年时光里，我目睹了农作物播种、生长、收获的过程和农人劳作的艰辛。每年的“五一”前后，在上学放

学的路上，我和小伙伴们边走边嬉笑，同时眺望着路边不属于自家的鲜嫩麦子，时不时地前看看、后瞅瞅，在确认没有老师的情况下，迅速将手伸向路边触手可及的麦田掐上几穗。如此数次，搓开青青的麦穗，即搓即食，一饱口福。

这些美味佳肴，保持着新麦的原味，那鲜嫩的口感、淡淡的清香，久久留于唇齿之间。

1985年秋，我上高中住校；后来又外出求学。自此，我吃嫩麦的机会几乎没有了，热火朝天的麦收场面也很少见了。一晃几十年过去，每到初夏，偶尔路过田野，风吹麦浪，欲黄还青的麦子总能唤醒我记忆中的香味……



我做话梅排骨

■郾城区实验小学五(9)班 李睿哲

爸爸出差了，妈妈腰疼不能为我做饭。我想：平时都是妈妈为我做饭，终于轮到我为妈妈做饭了，就让我为妈妈也做顿饭吧！我决定做跟妈妈学的一道菜：话梅排骨。

说干就干。排骨、话梅、冰糖等食材被我一一“请”到了厨房。我先在排骨上撒些面粉，抓拌几下，让排骨均匀地裹上面粉。可能这个时候你会问：为什么要撒面粉呢？这个小秘密是妈妈告诉我的——面粉能吸出排骨里的脏东西。清洗好排骨，放在一边待用。起锅烧水，放入排骨、两片姜、几根葱段，再倒入一些料酒。水开了，锅中起了浮沫，排骨在锅内翻腾。将浮沫捞出，放入凉水再捞出，备用。

接下来便到了重要环节——熬冰糖。锅热倒油，然后放入冰糖，可是火候没控制好，竟把冰糖熬糊了。我顿时慌了神，这时脑海中想起

妈妈鼓励的话语：“没事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熟能生巧，下次你一定行。”妈妈的话就是定海神针，我打起精神，再次尝试。冰糖慢慢有了绵密的

小气泡，变成了金黄色。哈，成功啦！我迅速放入排骨，快速翻炒。排骨裹上了糖色，慢慢变成了金黄色，好看极了。

开始炖煮了。排骨加上清水和酸甜可口的话梅，浓郁的香味在厨房飘散。不知不觉熬到了中午，我忽然听到了锅盖“扑腾扑腾”的响声，这才发现锅里的水只剩一点点了，赶紧大火收汁。我一只手握紧锅把，一只手不停翻炒。最后撒入一点白芝麻——出锅！

我把香气四溢的排骨装盘端到餐桌上，火速地跑进卧室，将妈妈扶到餐桌前。妈妈用筷子夹了一块肥美的排骨放入口中，竖起了大拇指说：“嗯，软烂脱骨，还有话梅的酸甜。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话梅排骨。”

这几天，漯河正举办世博会。我得继续学习做更多的漯河美食，让家人品尝到更多更美的漯河味道。



心灵漫笔

回乡小记

■安小悠

母亲节那天，我回乡看望母亲。五月的乡村被花朵“攻”陷了。几乎每家每户门前都有花开，蔷薇、月季、蜀葵、向日葵……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，大的、小的，单瓣的、复瓣的，五颜六色，都开得那样好、那样自由，仿佛一面胜利的旗帜。真后悔没多回来看看，愧对来自家乡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
到了巷口，蓬蓬的虞美人正开得热闹。“是老妈种的花！”我惊呼，下了车赶紧拍照。以前这里种的是一棵槐树。童年的无数个日子，我们在树下玩沙包、跳皮筋，度过了许多欢乐时光。后来树被砍掉，母亲就撒下一把花籽，每年花开时节，花儿开得绚烂。

巷子西侧的艾草近一人高，不时送来清新的香气。走进院子，我第一眼就看见了石榴树。“五月榴花妖艳烘。”不错的，那些星星点点的花儿在阳光下，仿若落在叶丛的火种，照亮了整个院子。听到动静，母亲从灶

间出来，双手沾着面粉，她正忙着包我最爱吃的素饺子。

我要帮忙，她不许。当娘的哪能不了解自己的姑娘——从小不喜下厨。母亲在院里养了几只鸡，儿子拔了几棵青菜，正蹲在石榴树下饶有兴趣地投喂。我也凑过去，那些鸡刚褪去绒毛，还没长出新毛，光秃秃的并不好看。我便给儿子讲起了小时候家里养的芦花鸡、红公鸡。他听得羡慕不已，作为城里长大的孩子，所以一年不愁吃穿，然而也失去了很多乡村生活的乐趣。

每次回老家，看着那些熟悉的旧物，总能瞬间穿回旧时光，似乎重新变回小孩子。大立柜上的红皮箱里装着姥姥缝制的棉衣，箱底还压着两串铜钱；我的书桌上当年用圆规尖刻下的“早”字还在；墙上的相框里还有一些旧照片……看着这些，总觉得那是我，又仿佛不是我。

坐在西屋从窗口望出去，墙角的葡萄藤比碗口还粗，半拉院子都是它的藤蔓遮下的阴影，天气晴好的日

子，母亲就在下面做活儿。挨着葡萄藤种了几棵黄瓜，旁边种的十几棵玉米已郁郁青青，还有丝瓜、苦瓜和南瓜已伸出丝状的触手欲往高处攀爬。再过去些时日，打开窗户，每天都能看到新开的小花。

吃过午饭，我们便回城了。母亲种的各种青菜、大姨榨的菜籽油装满了后备箱。其实老家离城里并不远，沿着幸福渠走尤其近。但每到周末总有各种杂事缠身，所以一年也回不了几次，上次回乡还是过年的时候。

车行阡陌，两边皆是麦田。道路起伏车如船，我们正泛舟荡漾在麦海里。关于麦天的记忆徐徐展开，布谷声声、磨镰霍霍声，我仿佛看到一个身材单薄的小女孩戴着草帽，一手提着白色的水壶，一手提着装了饭的竹篮，正走在午后的树下；我又看见麦田尽头，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，自行车后座驮着装着雪糕冰果的白色木箱……回乡半日，可抵城中月余庸碌的匆忙。

诗风词韵

■李季

故乡叫昨天，也叫明天
浪花，也叫小船
最好的时光，都给了异乡
余下的日月，仍旋转在指肚上
多少个暗夜
我抚摸地图，抚摸回乡的小路
抚摸那里的鸡鸣狗吠
那里草木青青
门前的树枝，无一不指引着家的方向
童年的葡萄，已经酿成了酒
足以醉倒余生

故乡

■龙熠

带着温暖
带着和煦的风
带着足够的光和热
蛰伏了一个冬天
我的心如无垠的荒漠
曾经白雪皑皑
冰冻了绿色的韵脚
等来了二月的雨水
三月的惊蛰，四月的谷雨
五月恰似天空飞舞的流彩
倾倒入拔节的穗壳
你颗颗坠落的星辰啊
粒粒都饱满了我六月的梦

五月

■赵振选

愿为持竿叟
静坐待清风
在时光的湖畔
独守一方安宁
水波轻漾，心事如涟漪散开
天空湛蓝，梦想似白云悠哉

守静

■黄书民

如同岁月的权杖
清风不来，我心依然自在
尘世的喧嚣被远远抛开
只留这宁静的水岸
等待着，清风读懂我的期待

菜园绿 荆芥香

■史金埃

菜园里刚长出来的荆芥，叶子小小的。它们密密麻麻，挨挨挤挤，可爱极了。几场雨水之后，荆芥慢慢长大了，叶子变大、变厚了，丰润起来。我蹲下身子，把鼻子凑过去：哇，这特有的香气顺着鼻孔，跳跃着闯进心里，舒服得很呢。

随着豆角、番茄的成熟，荆芥也被我们端上了餐桌。夏天的早上，母亲去菜园随手掐上一把马齿苋，割一把韭菜，再摘一些荆芥，洗净切好，打入几个鸡蛋搅拌均匀。然后和面，醒面，切成剂子。小小擀面杖在母亲手里成了魔法棒，一张张烙馍诞生了。

母亲把拌好的菜摊在烙馍上，拨开铺匀。外面再盖上一个烙馍，用手按平整，便成了菜馍。然后把菜馍放在鏊子上炕上几分钟，便可以出锅了。软白的馍，绿的青菜，金黄的鸡

蛋，相得益彰。父亲说：“缺少荆芥的菜馍，便失了香味，没了灵魂。”难怪菜馍那么好吃，荆芥功不可没啊！

我最喜欢父亲做的手擀面片，配上荆芥就是“最佳拍档”。幼年的暑假，父亲架不住我们几个的吹捧：“爸爸，您擀的面片比妈妈擀得更有筋道，口感更好。我们更喜欢吃。”父亲一面呵呵笑着，一面开始用清水洗手了。

一张长而宽的案板足够父亲施展本领。父亲拿出准备好的面团，洒一些面粉，取出擀面杖，开始擀面。面团在他手里越擀越薄。看着父亲出汗了，我和弟弟轮流给他扇扇子。

终于，面团变成了一张又大又薄的面饼了，父亲又均匀地撒上一层面粉，然后把它一层层折叠，保证面皮之间不粘连。再用菜刀切成宽度一致的面片，然后抖落开来放在盖帘上，

再洒一些面粉，只等下锅了。

母亲这边已把煮面片的配菜准备好了。锅热倒油，将五花肉翻炒，又放入葱、姜、辣椒、番茄爆炒，加点儿盐把番茄汁炒出来。然后加入清水，水开下面片。放食盐、味精、十三香等调料，面片煮熟后，又放入生菜。出锅前，再放入荆芥、韭菜。

随着父亲的一声“开饭了”，我们姐弟几个都端着饭碗排队等着了。打开锅盖，一股荆芥的香味顿时弥漫了整个厨房。白白的面片，红红的番茄，碧绿的生菜，令人垂涎。

夏日的树荫下，我们坐在一方小桌旁，端着饭碗，大口咀嚼着父亲做的手擀面片。面片筋道，面汤醇香，再加上清香的荆芥，让人食欲大增，吃得大汗淋漓。

悠悠岁月里，亲情相随。清香宜人的荆芥里，传递着温馨的爱，历久弥香。

戏里戏外皆人生

■雷旭峰

河南农村有庙会，庙会多在农闲季节。庙会既是农资交流会，又是走亲探友的节日。庙会上，唱台戏是必不可少的。大的村子、有钱的村子，庙会上请的多是有名气的剧团，唱什么戏也是村与村之间心中暗暗较量。戏唱得好、请的角儿出名，也是这个村里人骄傲的事情。庙会前，村里人会告知外村的人：“来看戏吧，俺村请的是名角儿！”话语间透着自豪。

每场戏都是在讲一个故事。《花打朝》《花木兰》《打金枝》《收姜维》《卷席筒》……经典的剧目久唱不衰，看戏的人这村跑那村，乐此不疲。就是因为戏里的人物、故事，让人津津有味。

会看的看门道，不会看的看热闹，指的就是看戏。我小时候跟大人一块看戏，就属于看热闹的一类，听不懂戏词，但略知一点儿脸

谱知识。白脸是奸臣，红脸是忠臣；鞭子一扬，腿一跨就是骑马；跟头从舞台这边翻到那边，一个劈叉停下……我会跟着大人叫好。我看戏，最爱的还是后台拉弦子的人。拉弦子的人，眉头时松时紧、眼睛时开时闭、面庞时怒时笑。我跟着他那抑扬顿挫的旋律，也很享受。

随着外出上学、工作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赶庙会看戏已是很遥远的事了。“五一”假期，同学出邀在召陵镇老窝村请了外地的知名豫剧团唱十场戏。我专门跑去看戏，下午演的是《花打朝》，由于有名角儿出场，看完上午场戏的人的凳子都没离场。人在街上吃油馍、喝胡辣汤等后就坐等看下午戏。大中午，日头还毒，从中午12点等到下午3点，足见人们爱戏的程度。等开戏时，戏台前面已经坐满了观众，想挪挪身子都费事。站在远处的观

众，看不清舞台上演员的表情，只能把看戏当作听戏。

好在时代不同了，戏台前有多个戏迷在进行网络直播，远处的观众或者不能到现场的观众，通过手机视频也能看戏。

戏如人生。每个人的人生都一个个故事写成，无非有的人人生波澜壮阔，有的人人生平淡无奇罢了。这次在老窝村唱戏本身就是“一场戏”。这十场戏是同学纪念去世多年的姥姥的。他三岁丧父，从小在姥姥家生活。姥姥爱带着他看戏。看戏时，姥姥抱着他看、驮着他看。姥姥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。现在五十多岁的他，回忆起姥姥带他看戏的场景，便心生纪念之情。舞台两边有副对联：天下姥姥爱外孙，天下外孙爱姥姥。

也许，多年以后，这十场戏的事也就真成了“一场戏”。



国画 锦绣独成林 李玉梅 作

流金岁月

与母亲共度的时光

■黄书民

岁月悠悠。虽然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，但那些与母亲共度的时光仍历历在目。

在艰苦的日子里，母亲常年在外出务工，家中生活的重担便压在母亲柔弱的肩头。每天天不亮，她便起床操持家中大小事务；夜深了，大家都进入了梦乡，母亲还在不知疲倦地织布。屋内屋外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母亲忙碌的足迹，家中留下的每个物件都凝结着她无尽的心血。她的双手虽因常年劳作布满老茧、粗糙干裂，却总能为我们做出可口的饭菜和温暖的衣衫。

母亲识字不多，却总是坐在床边用鼓励的眼神给予我们力量。但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母亲也是毫不留情。孩童时期难免调皮捣蛋，记得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小伙伴偷摘了邻居家的果子，母亲知道后把我关在屋里“修理”了半天。“不是自己的，哪怕是金子都不能要。”这金玉良言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，我们健康成长，各自成家立业。看着满堂的儿孙，母亲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总会绽放出幸福的笑容。

对待长辈，母亲孝顺有加，关怀备至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生活困难，几乎家家缺衣少食。即便是这样，母亲也总想尽办法让爷爷奶奶有吃的。对待邻里，她热情友善，哪家有困难她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。母亲的乐善好施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我家的生活并不富裕，忙碌了一年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而已。但逢年过节，家中做什么好吃的，她总要给左邻右舍端上一碗分享。

因积劳成疾，母亲患上了多种疾病。但生活的困苦、疾病的折磨都未将其打倒。在我的心中，母亲就像不知疲倦的不倒翁，小病小灾吃点小药，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躺下休息两天又继续劳作。无论面对任何困境，她都能展现出顶天立地的大女主风范。有一天，母亲病倒了，我天真地以为母亲还会像先前一样，躺几天就会重新站起来。然而，这次母亲再也没有站起来。更遗憾的是，在母亲生病的日子里，我都在为自己的生计四处奔波，没能陪在她身边尽孝。每每想起那些错过的时光，心中就会升起深深的歉意。